

# 一剑青葱

The Young Fencer

李柳 林杉一著



非  
外  
借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  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# 一剑青葱

The Young Fencer

李柳 林杉一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  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剑青葱 / 李柳, 林杉著. — 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 
2017.11  
ISBN 978-7-5142-1927-2

I. ①一… II. ①李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3615 号

## 一剑青葱

李 柳 林 杉 / 著

出版人: 武 赫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 罗佐欧 责任校对: 郭 平

责任印制: 杨 骏 装帧设计: 左 左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 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[www.wenhuafazhan.com](http://www.wenhuafazhan.com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262 千字

印 张: 9.75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927-2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# 一剑青葱

The Young Fencer

李柳 林杉一著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  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

# 01



火车穿过山洞。一团黑暗迅速贴在车窗上，火车行进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，闯进耳朵里，让人很不舒服。突然，那团黑暗又被掀开，远远抛在后边的铁轨上。眼前的阳光显得刺眼，轰隆隆的声音消失了，耳朵里一下子空荡荡。这变化让人误以为来到了一个什么新世界，可车窗外却还是绿晃晃的一片，还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。

苏铁已经在车厢连接处站了半个小时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。昨天他上车的时候，挂在车窗外的风景还是片片平原和荒地，还有很多山，有些山上有很多树，有些山露出了坚硬的土黄色内瓤。昨天没有下雨。但从今早开始，一路上都湿漉漉的。

苏铁只是个十一岁的小男孩，脸上挂着十一岁小男孩才有的沉思表情。他第一次出远门。昨晚在自己的座位上勉强睡了一觉后，早上醒来全身酸痛，他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在家里的床上醒来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，新鲜的兴奋感里混杂着一丝胆怯。整个上午，除了和同行的男孩们一起打扑克、下棋，他就盯着沿途或高或矮的山坡发呆，吃着妈妈给自己准备的零食：牛肉干、薯片、海苔和花生。他把零食分给一起玩扑克的人，但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不那么喜欢自己，尤其是孙威，他是那群人的头，很喜欢欺负人。但大家喜欢和他混在一起。在讨好孙威这件事上，苏铁没能成功。孙威总是找机会

开苏铁的玩笑，尤其是苏铁下棋输了以后，便嘲讽他是板凳选手。苏铁非常讨厌他这样说，但还是忍下来。只有一次，他还了嘴，双方的火气都有点大，要不是因为带队的刘老师在，孙威早就动手了。

苏铁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远远躲开他们。但他觉得这样不对，凭什么自己要躲？他盯着窗外的风景，思绪不时飘开，在想象中他已经将孙威打翻在地，指着他的鼻子奚落他，到底谁是板凳选手？

苏铁知道自己很普通。办请假手续时，老师得知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参加运动员选拔，只是挑了挑眉毛，随便问了两句，便失去兴趣了。苏铁只和两三个还算要好的朋友说了自己的情况，大家做了一番简单的告别。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普通，除了他心里多了一个秘密。有一天晚上，刘老师到苏铁家里，告诉他的父母，苏铁是冠军的料。

冠军就是第一名，苏铁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说自己。他对刘老师感觉很亲切。刘老师说了他很多优点，等到谈话结束时，苏铁已经彻底相信了这个评价。妈妈也很高兴，虽然她嘴上说苏铁就是个一般小孩。如果是以前，他会对着孙威笑笑，但现在，他心里很难容忍有人说自己是板凳选手。

眼前单调的绿色里突然多出一块色斑。那是从铁路边的小棚屋里，突然蹿出了一条棕色大狗。它追着火车跑起来，扬着头大叫。苏铁把头靠近车窗，盯着那条渐渐被火车甩开的狗，苏铁突然觉得，这条狗可能是看到了自己，于是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，挥手和它打招呼。突然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窗外的景色和那条棕色的狗都被另一辆列车的身躯折断。苏铁被吓了一跳，等到两列火车“唰唰唰”地错身完毕，窗外又是一片单调的绿色了。苏铁决定，如果再有一次，他不能胆怯，一定要出手。

苏铁一脸平静地走进硬座车厢。车厢里各种气味混在一起。乘客们都与邻座混熟了，交谈起来更自如，聊天的声音很大，整节车厢里都

又吵又闹的。没有座位的人一脸疲惫地挤满了过道。苏铁微微低下头，盯着满地的腿和脚，小心地前进。他回到自己座位的时候，发现只有刘老师在，其他的座位上坐满了他不认识的人，这些人趁着主人不在坐下来休息。刘老师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向前挺起的肚子快要顶到桌沿，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。

苏铁的位子在刘老师斜对面。苏铁暗自庆幸，孙威那帮人不在。他们一定是趁着刘老师睡着，集体开溜了。苏铁朝刘老师身后的座位望去，发现张岩也不在，他不禁有些失望。苏铁第一次见到张岩时，有人恶作剧将他的背包拉链打开，他取下背包时，动作太大，结果东西撒了一地。孙威在一旁偷笑。苏铁蹲下身子帮他把东西捡起来。张岩有点不好意思，似乎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被欺负，他装作满不在乎地朝孙威喊：“要不要这样啊！”然后，他一副很吃得开的样子，对苏铁说，自己知道是谁干的，待会就要收拾他。但很快，苏铁发现，似乎谁都可以使唤张岩，拿他取乐。他长了一张长脸，孙威他们都叫他的外号“马脸”。苏铁坚持叫他“张岩”。

这一切都在刘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发生，他差不多毫无察觉。有一次他想把情况告诉刘老师，被张岩拦住。张岩告诉他，刘老师只是体校的带队老师，管不了什么，而且这么做很没气魄。苏铁让张岩把座位换到刘老师对面。张岩拒绝了。

“到了那边还得在一起待着，还是要和他们关系好一点才行。”张岩说。

苏铁也在担忧同样的问题。他不想被欺负，但也不想被孤立。

刘老师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响动，他咽了咽口水，动了动嘴，醒了过来。他揉了揉眼睛，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苏铁。“没睡会？”



苏铁摇摇头。

“小孩就是精力旺盛。”刘老师打了第二个哈欠，“几点了？”接着，他自问自答地抬起手腕，看了看表。“还他妈早着呢！”他没有把时间说出来，似乎没必要让眼前的这个小孩知道。“南方就是不一样。你以前来过吗？”

苏铁摇摇头。

“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潮啊。过后就好了。小孩适应得快。”刘老师转动了一下脖子，然后停下来，看着面前的小孩。“你妈妈跟我说，你滑冰刀很厉害，一学就会了。你羽毛球也打得不错。那你学击剑应该也会很快。”

苏铁懵懂地点点头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还不明白击剑是什么。两周前，刘老师出现在操场，体育老师把正在上体育课的苏铁挑出来，让他和另外几个人在刘老师面前跑步，跳远，做抓人游戏。几天后，刘老师突然出现在苏铁家里。那天，苏铁在学校的走廊里骂了脏话，继父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听训，刘老师赶到的时候，苏铁已经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。

刘老师解救了苏铁。刘老师很能说，连一向不大喜欢自己的继父都有些心动。当晚，苏铁偷偷听了很久的广播才决定睡觉。他脑子里转着很多念头，比如，去外地训练，以后就不用挨打了。直到入睡前，他都一直小心翼翼地觉得，自己好像很了不起。

苏铁留了很多问题，一直想问问刘老师，自己真的能那么厉害吗？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拿到冠军？拿到冠军的钱是不是全都归自己，还是要给爸妈保管？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是提问的好机会。但他止不住地紧张，嗓子干干的。刘老师脸上一副懒得说话的神情，苏铁有点不敢打扰他。

“刘老师，到那边怎么选入呢？”苏铁还是忍不住开了口。

“到了那就知道了。”刘老师拿起桌上的杂志，“你尽全力好好表现就行。”

“我还能跑得更快，我平时抓人也很厉害，那天是失误了才被人抓住的。”苏铁看见刘老师点点头，赶紧继续问道，“会选多少人呢？我们所有人都能留下吗？”

刘老师从杂志上抬起眼睛看苏铁，“我也希望都选中啊，可能性不大。”

苏铁还想问问自己是不是一定会被选上，虽然他心里已经如此认定。刘老师没等他再开口，将保温杯推到他面前。“去，帮我接点热水。”

苏铁很麻利地拿过保温杯，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刘老师伸个懒腰，“顺便看看那帮淘气包在哪儿，都给拽回来老实坐着。省得给我惹麻烦。”昨天乘务员两次向刘老师报告这批人在软卧车厢吵闹，打扰乘客。苏铁爽快地答应了一声，拿着保温杯离开硬座车厢。

苏铁打完水，又走了三节车厢，仍旧没见到同行的男孩们。走出最后一节硬座车厢，吵闹声突然减少。苏铁穿过两节硬卧车厢，这里人少多了。他在下一个车厢连接处发现了张岩。他正背靠着车边的栏杆，两只手放在身后，歪着脑袋看窗外。他看见苏铁，一下子站直了。

苏铁问他大家都去哪儿了。

“去火车头看司机开车了。”张岩回答。

“又进不去驾驶室，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也可能在餐车下棋。”

“你在这干吗？”

“待着啊。”张岩扬了扬眉毛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苏铁还是看见了他身后藏着的手铐。那是孙威那群人里的一个带来的玩具。他不相信那东西真能把人拷牢，使点劲肯定能挣断。“你怎

么不去？”

“你都说了，有什么意思，我玩腻了。”张岩别过头看窗外。“树真多。”

张岩一定希望我快点走，苏铁想。但他仍旧努力想看到张岩的手。

“你去找他们啊。”张岩有点急，一脸不耐烦。

“我不想去，是老师让我去找他们的。”苏铁说，“孙威真他妈烦人。”

张岩吓了一跳，看了他一眼，犹豫了半天，也跟着说了一句。“他还吹牛自己以后能拿冠军呢。”

“他凭什么拿冠军？”苏铁有些莫名地恼怒。

“他说刘老师告诉他的。”张岩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苏铁追问。

“刘老师去他家的时候说的。”

苏铁愣了两秒，刚想开口，被张岩打断。

“他活该瞎得意。”

苏铁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

“你不要告诉别人。刘老师到我家的时候也和我爸妈说了，没准我能拿世界冠军，最差也是全国冠军。他说我是个好苗子，得好好培养。你千万别到处说。”

苏铁点点头，看着张岩。“你信吗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信？”张岩说“我妈说我可以试试，我学游泳学得特别快。你呢？刘老师去你家的时候都说什么了？”

苏铁没有全告诉他，他有点心不在焉。张岩听完苏铁的话，告诉他以后到了那边，他们两个一定要做朋友。他一没留神，露出了背后被铐在栏杆上的手。苏铁看见，那是一个灰色的塑料手铐，看上去不怎么结实。

不过打开它还是废了不少力气。

几分钟后，苏铁带着张岩穿过了餐车。那儿没有他们的人。最终，他俩在车厢连接处碰见了他们。他们几个正蹲在地上玩棋牌游戏。其中一个看见他们，喊了一声“马脸”，所有人都抬起头来。

“刘老师叫你们回去。”苏铁说。

“刘老师叫你们回去！”第一个人开口模仿，剩下的人哈哈大笑起来。苏铁瞥见张岩脸上也陪着笑，他感觉自己的脸有点发热。

“我的手铐呢？你是不是把我手铐弄坏了？”手铐的主人站起身，大声质问张岩。

张岩小声怯怯地解释，因为自己太难受了，想在地上坐一会，不小心把手铐弄坏了。

没等他说完，苏铁就把那个已被自己弯成螺旋状的玩具手铐扔到地上。苏铁尽力做出不紧张的样子，尤其是孙威站起来之后，他比自己高半个头。

手铐的主人把玩具捡起来。“关你屁事！”

“刘老师叫你们回去。”苏铁说。

“你把我东西弄坏了，你得赔我。”

“反正刘老师叫你们回去，你们随便吧。走。”苏铁朝张岩使了个眼色，转过身。

苏铁刚刚迈出一步，那个手铐就砸到了自己后脑勺上。他听见有人骂了自己一句，然后是孙威的笑声。苏铁感觉自己心跳加快，他握紧拳头，但还没来及回身，有人从后面拽住了他的脖领子，一下子将他放倒。对方拽着他的脖子往后拖，他两条腿只能倒着向后走。又有一个人侧过身来要抬起他的腿。苏铁将手里的保温杯狠狠砸在扼住自己脖子的人头上。对方松手了，苏铁踹开另一个人。他刚起身，孙威迎面就是一脚。苏铁和几个人厮打在一起。苏铁的眼泪流出来了，但他一声不吭。其他的人也一样，周围都是喘气声。苏铁挨了孙威好几拳，有一拳打在肚子上，他觉得呼吸困难，但还是用尽力气把保温杯朝孙威扔过去。孙威一

闪身躲过了。但保温杯打到他身后的车厢内壁上，又掉在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盖子松了，里面的水飞溅出来，孙威和几个人都捂着脖子喊烫。声音引来了几个乘客，不一会，乘务员来了，将扭打在一起的男孩们分开。苏铁站起身时，孙威将保温杯狠狠地砸在他右手上。

刘老师再次向乘务员道歉，然后坐下来审问。现在，他脸上一点睡意都没有了。大家都说是苏铁先动的手。刘老师注意到张岩没有说话。

“我没看见。”张岩小声说。

刘老师不耐地朝张岩摆摆手，“苏铁，你自己说。”

苏铁沉默不语。

“孙威，你说！”

“不是我。”

“可以。”刘老师点点头，给了两个人每人一个耳光。

苏铁没料到他会打自己。他看了一眼刘老师，不相信面前的人和那天晚上来家里的是同一个。苏铁的眼睛微微泛红，他感觉自己被骗了，眼泪慢慢向外涌。

刘老师用手指着他，“憋回去。”

苏铁赶紧把流下来的眼泪擦干净。

刘老师气鼓鼓地看着孙威，“我跟你们说，现在别跟我这乱蹦，有本事选人的时候多出点力，现在都他妈老实点，别给老子惹事。听见了吗？”

男孩们点点头。

“还有几个小时下车了，除了上厕所，都给我待在这别动。”刘老师说完，拿起《体坛周报》，哗啦啦地翻页。

孙威瞪了一眼苏铁。

“我先动的手。”苏铁突然说。

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张岩瞪大了眼睛看着苏铁。

刘老师抬起头，看得出他已经对这事没兴趣了，他看着苏铁，“说吧，为什么动手？”

“因为他们说你坏话。”

刘老师也愣住了。他向男孩们看去，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惊讶。“说我坏话你就要动手吗？回来告诉我不就行了。”刘老师合上报纸，放在桌上。“说说吧，他们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们说你撒谎、骗人，是谎话精。”苏铁看着刘老师。

对面的男孩集体抗议，说苏铁撒谎。刘老师摆摆手，示意他们闭嘴。他问苏铁，他们说撒的什么谎？

苏铁不知道该怎么编下去，他很生气，他心里觉得刘老师不好，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

孙威趁机开始叙述事情经过，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添油加醋。事实很快清楚了。苏铁变成了一个说谎的人。

刘老师被逗乐了。“你为什么说我撒谎呢，嗯？怎么回事，你说话啊？”

苏铁紧紧闭着嘴唇。刘老师半天问不出结果，很快失去兴趣，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苏铁。孙威露出了一脸厌弃的神情，其他男孩嫌弃地看着他。张岩干脆别过头去。一瞬间，苏铁有点后悔了，自己不该那样说，现在所有的人都不理他了。

离到站时间还有四个小时。刘老师仍旧看着报纸。没多久，男孩们又变得活泼起来。但苏铁被死死地钉在座位上，连刘老师在內，没人理他。苏铁的目光垂在地板上，偶尔朝窗外看去。他在心里反复思量，这件事不能让妈妈知道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注意到发现自己右手在疼。他盯着右手看了一会，小心地把右手藏起来，故意紧紧拳头，让一阵阵疼痛顺着手掌爬上来。

# 02



连续3天的火车旅程结束了，男孩们兴奋地下了车，却立刻被热浪打晕。

整座城市像个蒸笼。男孩们热得皱起眉毛，咧起嘴。人人都出了一身汗，却感觉自己身上像要着火一般。满街的大王棕和骤来骤停的阵雨让大家新鲜了一会，刘老师领错了两次路之后，大家已经变得满腹牢骚，很快失去了兴致。满街的店铺琳琅满目，街上到处都是摩托车。苏铁这才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竟然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。他一个人孤零零走在队尾，一边不停地观察四周，一边盯紧了队伍。等到他们乘坐一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南星体育运动训练基地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

南星体育运动训练基地躲在城市角落，周边不远处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平房，临街开满小店，半空中架着纵横来去的电线。街上走的人穿着衣领松垮的汗衫，趿拉着拖鞋，一张口都是半句也听不懂的方言，嗓门大得很。路过离体院不远的那条臭河沟时，苏铁看见张岩脸上失落的表情，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如此。有人开始抱怨。苏铁尽量不表现出什么，但之前的信心已经变得很微弱。既然刘老师撒谎，他担忧自己很可能不会被选中入队。

刘老师喘着粗气，带他们穿过体院的操场，朝训练场走去。操场赤裸裸躺在大太阳下，走在上面鞋底发烫。在训练场门口，一行人被看门人拦住。

“我找祁教练，我带孩子们进队的。”刘老

看门人扫视了刘老师身后的小孩子们，让他们等等，里面正在举行队内比赛。

刘老师让大家原地待命，他自己跑去和看门人咬了一会耳朵，一闪身，钻进训练场里。他一走，所有人都散了形，七扭八歪地找地方坐下。突然，从赛场里传出来哨声，然后便是脚步声和喊叫声，还有说不清什么东西碰撞发生的“噼啪”声。张岩坐在门边，他扒在门旁，朝里看。接着大家挨个都跑到门口，拿眼睛使劲往里瞅。苏铁一个人待在一旁，他假装不在意了一会，也站起身来，凑到门缝边。

两个人穿着白色衣服，戴着黑色的头盔，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剑，正在进攻对方。苏铁看不清他们的动作，只看见两个人一个进一个退，然后突然动作停止。有人小声惊呼：被刺中了。很快，站在右侧的矮个子又刺中了对方两次。比赛似乎结束了。左边的人下场，右边的人还留在场上，挑战下一个上场的人。没到两分钟，左边的位置又换上了其他人。右边的矮子非常沉稳，很少主动进攻，但只要进攻就必定刺中对方。苏铁看得入了迷，他这才知道什么叫击剑，比他想象的要帅多了。

“板凳，你看个屁！”孙威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苏铁屁股上踢了一脚。

苏铁回过头，瞪着孙威。他现在一点也不想消耗精力，“别惹我”。周围的人都笑了。

“别看了。你看得懂吗？”

苏铁没有理他，回过身继续看，眼前却有一片后脑勺——好几个人故意伸头挡在他面前。苏铁想扒开一个脑袋。

“别碰我。”有人狠狠打开他的手。



苏铁不说话，慢慢站起身，坐到一旁的台阶上。孙威吹了声口哨，得意地瞥了他一眼。

苏铁抬头看着他得意地走回门边。有本事我们待会比一比，我一定会被选上的，苏铁在心里默想着，但他立刻听到周围的笑声。苏铁回过神时，发现孙威站在自己面前。

“小板凳，你再说一遍。”

苏铁知道自己刚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

孙威走上前，打苏铁的脑袋。“你疯了，就你能选上？”

苏铁猛地站起来，准备朝孙威挥拳。

训练场的门一下开了，一个穿着白衣服的高个子走出来，他满头是汗，点着头数了数眼前的这群小孩，数到苏铁是最后一个。他打量了一下苏铁和孙威，打了个响指，“跟我走。”说完便闪身进了训练场。所有人立刻都打起精神。孙威抛下苏铁，和大家鱼贯而入。苏铁跟在队尾走进训练场，这里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，但鼻子里马上塞满了汗味。张岩不小心翘起了一下，远处传来一阵笑声。苏铁才发现，一群人正在训练场的另一边休息。他们一边脱下白色的衣服，一边朝这边看，有人吹了声口哨。这群人让苏铁紧张。

“行了，就这，站着等。”带他们进来的高个子下令后，独自走到一扇门前，敲了敲门，伸进头去，然后又把门关上，跑到远处墙边脱训练服去了。七个不知所措的小男孩被留在场地中央。大家都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但已经有人开始找教练。这间训练场就像一个饿空的肚子，苏铁觉得自己肯定填不饱它。

高个子敲的那扇门开了，一个男人走出来，腋下夹着一个蓝色的文件夹。他迈着步子匆匆朝男孩们走过来，刘老师紧紧跟在身后。等他走近了，苏铁才看清他的长相。他很像反派角色，而且是在电影快结束时才死，会让人心里有些惦记的那种反派。他走到场地中间，挑剔地打量着男孩们。